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回 傅總管托訪名姝 黎素娘甘守側室

且說素娘見父親這一次犯的利害，飲食少進，面容消瘦，還有些昏沉模樣，不免心中害怕，守在身旁，總是流淚。老秀才也自覺沉重，對素娘說道：「生死乃一定之數，我兒不必傷心。你去把你周伯父請來，我有要緊話說。」素娘說：「大街上孩兒怎好出頭露面？」秀才說：「你從門縫張看，他若出鋪，你隔門喚他便了。」素娘依言站在門內，等了多時，只見周老者自東而來。素娘把他喚住，一同進房。看見秀才面容黃暗，病勢懨懨，歎息不已。素娘說：「求伯父請個醫生與我爹爹調治調治。」秀才連連擺手說：「千萬不必，我這殘病是治不好的了。我請你伯父前來，為的是有要緊的事相商。你且烹杯茶去。」素娘答應，轉身而去。周老者說：「賢弟有什麼話講？」秀才見問：「不由的一陣心酸難忍耐，淚似珍珠往下淋。哽咽半晌呼兄長：「你今竟是我親人。從前之事難答報，受過我兄莫大恩。小弟惟有心知道，客套俗情不必雲。我今自覺多沉重，殘生難保不歸陰。死生有命全不怕，惟憾著少父無娘這孽根。孤身幼女將誰靠，誰是他丹心著己人？房屋租限看看滿，叫他何處去安身？家徒四壁無生計，卻將什麼度光陰？這些為難還罷了，須知女大必當婚。已交二九單一歲，標梅久過在閨門。趁弟尚有這口氣，求兄長執柯急速覓良緣。也莫講門當戶對，也不有行茶與聘金。只挑個良善人家好女婿，只要郎才不怕貧。完他這件終身事，縱然弟死也甘心。」秀才說至傷心處，斯文二目淚紛紛。歎懷仁慈周老者，口內長吁把話雲。

說：「賢弟，誰無個三災八難？不可過慮。腳氣症候，犯過就好了。至於姪女之事，自有個一定的姻緣，也不必著急。」

正說話間，素娘端上茶來。老者接茶在手，看了素娘一看，點頭不語。秀才說：「兄長何故欲言不言？」老者說：「賢弟方才說姪女之事，如今到有一個絕好的人家，說出來恐賢弟見怪，故此躊躇。」秀才說：「兄長說那裡話來？你我異姓骨肉，弟之小女，即如兄弟之令愛，怎說『見怪』二字？」老者說：「我今早因有點小事，到松竹巷尹家店去，遇見高府總管，說起話來。他說奉夫人之命與千歲覓一位如夫人，托我替他仔細察訪。我意欲成全了姪女之事，恐你不願。咱弟兄商議，可行可止，再為作主。」原來這一段話。就是上回書所表楊夫人吩咐總管訪買女子第二日之事。當下秀才見說，遂問道：「王府娶妾，只消吩咐官媒一聲，怕無有千百個女子，何用宛轉托人？」老者說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這話我也問過，他說夫人治家嚴正，最不喜那出千家人萬戶的花媒油婢，此因乏嗣，比別者買妾不同，必須覓一良家閨秀，還要德性溫良，容顏端美，他日生子，定肖其母，接續香煙，承襲爵位，關係非小，所以不用官媒。」秀才說：「替夫買妾，夫人之賢德可想而知了。但不知這位王爺多少年紀，房中可還有姬妾無有？說與小弟知道。」

老者說：「若要提那高千歲，京中那個不知他？位列當朝官極品，忠正廉明實可誇。又武全才人品秀，今歲青春二十八。只為膝前無子嗣，夫人賢惠覓嬌娃。夫婦同心雙樂善，救活了無數孤孀貧苦家。這王爺或在街前常看見，生來的英武神威貌俊拔。姪女與他成婚眷，逼真女貌郎才兩朵花。去年時我與弟婦求棺木，傅總管讓至別捨去吃茶。家丁們全無勢力多和氣，果然是，主善僕良話不差。姑娘若還有厚福，過門一定見蘭芽。一品封章都有望，目下偏房怕甚麼？賢弟若還無挑剔，我就作月下冰人把赤線拿。」老者之言還未盡，黎秀才變憂成喜實堪嘉。

秀才甚喜，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就是我父女的恩人。小弟正自愧感，無可為報，今承兄長指引，小女若得侍奉箕帚，使他報葬母之德，也少伸小弟一點感恩之意，正所謂天從人願。就煩兄長前去，見了總管，就說一分聘金也不要，擇個吉日娶去便了。」周老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就去見他。」

當下老者回家，用了午飯，到了松竹巷鎮國府，見了傅總管，就把來意說了一遍。傅成甚喜道：「這位姑娘，我恍惚看見，果然不錯。但只一件，我們千歲從來施恩再不望報，若知是黎家之女，斷不收留。夫人還要親自相看，中意時，方才留下。我明日用轎去接，你可囑咐姑娘，見面時，莫說姓黎，也莫提他父在鬻門，就說是平民之女。過後千歲總然知道，其事已成，也就沒有的說了。身價必須領去，黎相公家寒，留作薪水之費亦好。這件事並非朦朧作弊，一則我們夫人仁德賢明，二則黎姑娘與千歲一雙兩好，三則全黎相公報德的美意。周兄，你道如何？」老者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很好，我就去回復他便了。」

好一個真心向熱周老者，為全友誼不辭煩。回來見了黎秀士，就把前言表一番。秀才說：「諸凡全仗兄指教，只要他收留我就心願完。」說話之間天色晚，周老者告退轉家園。黎素娘聽得明日入高府，不好明言心暗酸。父旁不語垂頭坐，難捨嚴親淚不乾。秀才一見長吁氣，嬌兒不必你傷慘。女大難留古來語，誰能教終身服侍在膝前。我兒本是聰明女，你聽為父幾句言。非是我將你聘與人為妾，這也是前因宿命遇機緣。你今雖說為側室，不與別家一樣般。第一宗，受他的深恩當補報，免的我來生結草去銜環。第二宗，赫赫王爵非下賤，英武仁德美少年；堪與我兒為配偶，正是對根幽枝雅並頭蓮。第三宗，夫人淑德人人曉，最儂倖側室欣逢正室賢。成就你的終身事，從今魂夢也安然。只要你，謹慎慇懃遵家法，柔順平和要自謙。恩待奴僕與使婢，有事相商莫自專。有多少，妻妾爭憐生內變，臭名留與後人談。你要在鎮國府內掙口氣，你爹娘如同升了天。總說一言超百語，這些話牢牢緊記在心間。依我教訓行你的事，就算我兒把孝全。」老秀才一面說著擦眼淚，黎素娘半晌啟齒便開言。

素娘低聲說道：「爹爹如今病在床上，動轉不得，無人伏侍，如何是好？」秀才說：「我自自然有周伯父照應。他方才說叫他五孫子過來與我作伴，伏侍幾天，你只管放心去罷。」父女二人，彼此相勸，難割難捨，直說至半夜方才安寢。

至次日，剛用了早飯，那周老者就來叫門，同著傅總管，兩乘小轎，一個僕婦，來接素娘。那僕婦走進房中，先與秀才見禮，又與素娘萬福，笑吟吟不住的觀看素娘。素娘滿面羞慚。那僕婦從袖中取出一個紙包，放在秀才的面前，說：「這是白銀三兩，且請收下，權當與姑娘添妝。」老秀才此時嗚嗚咽咽，也說不上話來，半晌方才答道：「又蒙夫人費心，真使學生受之不安，卻之非理。」僕婦道：「來此多時，就請姑娘上轎罷。」秀才含淚點頭，催促素娘。素娘大慟，拜別父親，周老者從中解勸，父女二人灑淚分手，山門上轎。總管與周老者後面跟隨。不多時到鎮國府，從前道抬至儀門落轎。早有兩個丫鬟迎接引路，素娘、僕婦一同下轎。

黎素娘蓮步慢移睜杏眼，一路行來仔細觀。但只見石腳粉牆高八尺，硃砂門上釘金環。假山影壁畫山水，鋪花甬路細磨磚。一路行來多潔淨，廂房相對月窗圍。雕花榻扇裝五彩，階除似玉有欄杆。碧紗窗外懸鸚鵡，說客來了，丫鬟快去把茶端。擎簷明柱朱紅染，雲匾高懸配對聯。左邊是積德栽培心上地，右邊是修身涵養性中天。匾額金書思補過，垂花斗拱襯重簷。日麗風和花氣暖，金鈎高掛水晶簾。堂屋內，東西兩座花梨案，寶鼎金爐焚降香。玻璃瓶插珊瑚樹，瑪瑙瓶內種芝蘭。八寶椅上鋪錦褥，夫人端坐正中間。恰好似百鳥壓聲隨鳳彩，兩旁邊垂手侍立從丫鬟。那夫人家常裙襖多幽雅，全不在錦繡纏身金鳳冠。美容妙面難描畫，那一派穩重端莊出自然。黎素娘看畢不由加敬畏，慢轉香軀步地氈。向前來端端正正深萬福，楊夫人早把佳人仔細觀。遠望時不亞微風搖弱柳，近看時好似輕煙罩牡丹。冰肌玉骨豐肩秀，目如小杏面如田。素羅裙下金蓮小，青衫袖內玉筍尖。愁鬢西子雙鵝黛，淚隱湘妃竹上斑。舉止安詳多穩重，嬌羞腴腆可人憐。這正是前緣輻輳初相見，看罷夫人開笑顏。

隔楊氏夫人含笑開言說：「姑娘少禮，姓甚名誰？青春多少？因何賣身？家中可有父母？一一實言，不可隱匿。」素娘見問，復又萬福，說：「奴家姓李，今年一十九歲。本是山東良民，隨父來京投親不遇，因貧賣身，別無他故，請夫人放心。」夫人聞言甚喜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父可要多少身價？」素娘說：「鄙質庸才，不敢言價，惟夫人之命是從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那有發官價的道理？還是你們自說才是。」只見去接素娘的那個僕婦跪下稟道：「啟上夫人：奴婢方才去時，周善良也曾向他父親問價，他父親說且請夫人相看，如果中意留下時，自此便是貴府之人了，仰求夫人施恩，疼顧他些，就是莫大之恩，何在價值多少。總管見他言出懇切，所以不曾訂價。」夫人點頭道：「吩咐侍兒去把我的銀子取出六封零十兩來。」丫鬟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將銀取到。夫人命

僕婦拿出去，叫傅成與周老者交與他父親三百兩身價，那十兩與周老為謝，叫他父親寫一紙文約來嚇。僕婦答應而去。

當下素娘見交出身價，就要與夫人行叩拜之禮。夫人連忙止住道：「今日之事與人家買妾不同，必應等千歲下朝回來，拜告了天地祖宗，然後再行家庭之禮。」素娘見說，只得止住。夫人進房，命丫鬟開櫃檢了一套衣服首飾，命侍兒預備香湯，令素娘沐浴更衣。通書上可巧今日二月十三日正是個上吉良辰，夫人甚喜，就把後面三間蘭室作為洞房，吩咐備下喜筵，等千歲下朝赴筵成親。

偏遇著朝中有事，因鎮守嶺南諸葛城的威遠王九千歲五旬正壽，神宗爺天性友愛，又念其保國功高，特旨命眾王公大臣共議典禮，欲加殊恩。眾臣奉旨說加酌議，奏復候旨。至晚旨下依議，眾臣方才下朝。高公回府，天色已晚，夫人迎進房中寬了朝服，敘禮歸坐。夫人陪笑說：「老爺恭喜！妾身今日覓了一位才貌兩全、堪以伏侍衾裯，今日恰是良辰，就請千歲跨鳳乘鸞。」高公聞言笑道：「多謝夫人費心！你可問明女子的來歷麼？」夫人就把前言說了一遍，老爺點了點頭。當下夫妻二人帶著素娘先在天井內設案焚香，拜告了天地，然後至呂仙祠、家宅六神、祖先堂內俱焚香叩拜已畢，行了家庭之禮。夫人命傳齊合府男女家丁與素娘叩首參見，吩咐以二夫人稱之。然後把老爺請至蘭室，備了一席花燭喜酒，請老爺與新人合巹交杯。高公笑道：「謹領夫人雅意。」當下高公上坐，夫人在左，命素娘在右。素娘道：「妾與夫人乃嫡庶之分，安敢僭坐。」夫人說：「你這話固是深明大體之言，但只有個俗論，新婦初歸，華筵上必有一坐。你今雖居側室，亦是於歸之始，況是家宴，別無外人，只管坐下，不要過謙。」素娘只得含羞坐下。

蘭室中畫燭高燒春氣暖，仙郎相伴兩飛瓊。玉盞金杯斟上酒，夫人親手敬高公。說道是：「妾身今效華封祝，願千歲多福多男多壽增。喜今齊良緣永締人如玉，預慶君五桂連芳百世榮。」高公接盞忙回敬，說道是：「多謝夫人美厚情。」敬畢大家同歸坐，開懷慢飲喜盈盈。三杯竹葉流霞碧，兩朵桃花上臉紅。不覺的月轉花陰交二鼓，人靜香階露氣濃。夫人說：「夜已深了該安寢，妾要失陪恕不恭。」丫鬟撤下殘席去，回身復又獻茶羹。楊夫人立飲一杯說待慢，輕移蓮步進房中。眾丫鬟鋪設香垂錦帳，薰香放幔撤去燈。郎才女貌成佳偶，百歲良緣天配成。一宿晚景都表過。丑末寅初天又明。

次日一早，高公下朝回來，與夫人、素娘同在上房吃茶。只見僕婦手拿一紙向前回話：「稟千歲、夫人，今有周老者來送二夫人的文約，請千歲過目。」老爺接來一看，向夫人問道：「你昨日說他姓李，今日為何寫的是姓黎？」夫人未及開言，素娘向前把他父女受恩圖報之意說了一遍。高公聞言，嗟呀不已，向夫人說道：「我雖居顯爵，也不該以宦門儒生之女為妾，這到令我不安了。」夫人說：「千歲不必多心，就是咱家也不辱沒於他，況生米已成熟飯。黎公無子，千歲何不將他接來養老送終，以泰山相待，豈非至美之事？」高公聽了點頭稱善，立刻吩咐總管，命人把老秀才接到別院，派人伏侍。又買塋地遷葬了陳氏奶奶與德讓的棺木，逢時按節，命素娘祭掃。那老秀才就如平步登雲，十分安樂。誰知命薄福淺，只享了半年的榮華，就下世去了。素娘悲哀，自不必說。高公、夫人甚是歎惜，就命葬入新塋。也不必細表。

流光迅速，不覺又是一載有餘。這日無事，正遇牡丹盛開，夫人命侍兒花園設宴，請鎮國王賞花。同素娘大家步入花園。

只覺得豔陽和靄東風細，春光滿目動人憐。慢繞迴廊行曲徑，主僕們舉目抬頭四下觀。但只見桃紅似火梨如玉，柳綠垂絲罩畫欄。芍藥籠煙舒醉臉，長春帶露吐金顏。太湖石前生瑞草，仙人洞側海棠眠。望月台左右栽松柏，春閣東西設假山。邀月樓下青竹院，清心亭畔洗心軒。小橋流水鴛鴦戲，泊一隻小小彩蓮船。花蝴蝶舞如柳絮，林內鶯聲似管弦。滿園幽雅堪圖畫，一味香風欲降仙。來至那省心亭上齊歸坐，面對著魏紫姚黃俊牡丹。眾丫鬟獻茶已畢忙擺宴，黎素娘舉杯遞酒把席安。設擺著乾鮮水陸佳餚品，玉液瓊漿味更甜。鎮國王學富才高通翰墨，楊夫人詠絮頌椒獨佔先，黎素娘落筆成章才調美：三個人情如金玉比芝蘭。講一回文章談一回道，說一回去事論一回賢。飲酒觀花花助興，作賦吟詩出對聯。家庭樂事真無比，妻又寬宏妾又賢。傳杯換盞時多會，不覺得月移花影下雕欄。